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吳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奔亡

賜玦而去禮開待放之端越境以亡傳載出奔之迹葢夫五等疏爵千乘承家必有陪臣用司厥政固宜盡瘁以委質陳力以事公競獻其忠各專其霸其或守節不固爲德靡修當聽任之不明忠邪之並進君臣道替上

下相疑憂讒搆之言懼誅殛之罪事勢斯窘奔亡是圖其或包藏異謀出成戎首之釁退避時難反無討賊之功載之信書甚可醜也

魯隱公元年鄭共叔段出奔共國今汲郡共縣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廪延

莊公九年齊人殺襄公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十二年宋南宫長萬弒閔公殺大夫仇

牧及太宰督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宋莊公子

十六年鄭厲公治與雍糾之亂者魯桓公十五年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糾妻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魯莊十四年鄭伯復入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奔魯

三十二年魯莊公疾問後於叔牙莊公弟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般莊公子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共仲慶父成季奔陳即季友也

閔公元年八月季子來歸

二年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

斯之聲也乃縊

十二月鄭大夫高克奔陳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師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僖公五年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其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者）

十四年四月晉人殺丕鄭子丕豹奔秦

十六年鄭殺太子子華子華弟子臧出奔宋

二十八年晉文公盟諸侯于踐土衛侯出奔楚遂適陳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

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

以入守夷諡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

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

出奔晉

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子秦大夫

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来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於東門之外及滑鄭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

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文公六年春使狐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常為趙衰屬大夫故黨于趙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十一月晉殺續簡伯簡伯鞫居也賈季奔狄

八月晉襄公卒太子少太子靈公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

趙孟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立靈公而敗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八年十月魯公孫敖（穆伯也）奔莒初穆伯娶于莒曰戴已

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七年冬徐伐莒莒人来請盟見伐故欲見援穆伯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而止及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是冬宋司城蕩意諸奔魯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之位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之

十二年春郕伯卒初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狗順也郕伯卒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亦邑公以諸侯

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

十三年邾文公卒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汚君之祿避禍速也

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二年二月鄭公子歸生伐宋華元帥師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荅也）

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高國

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至笙遂奔齊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也遂逐東

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成公二年楚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齊十四年春衛定公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

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

十三年曹宣公卒於師公子負芻守成公也殺太子而自立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五年諸侯會于戚討曹成公討其殺太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

十六年宋殺其大夫山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華元於河上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止之不可遂出奔楚

十七年齊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齊欲討國佐故留其

子于外

十八年齊殺國佐于内宫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勝之子王湫奔萊

襄公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華弱來奔

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八年羣公子以僖公之死

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至棫林欒黶先還諸軍從之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

汰侈誣逆士鞅也

是年衛孫林父自戚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恐難作欲速出竟

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戍邑後屋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

於吴遂幽其妻幽吴妻也曰畀余以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盖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

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背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子然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實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

二十年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二慶陳卿恐黄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討責陳

公子黄出奔楚奔楚自理

二十一年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

是春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奔魯叔孫還奔燕二子齊公族

秋晉欒盈出奔楚初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

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竟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盈出

奔楚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奔魯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

十月魯臧孫紇奔齊初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彌公鉏悼子紇也欲立之訪于臧紇臧紇曰飲吾酒吾為子立之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既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司馬 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 季孫愛之 愛其成己志 孟孫之御騶豐點好羯也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 曰從吾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 戶側喪主 季孫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遂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不使孟孫得成葬禮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臧孫自邾如防（防臧孫邑）致防而奔齊

是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二十四年冬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雖道狹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奔魯

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獻公母弟與甯喜言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公瑗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

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子鮮也）衛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向衛國而坐（怨之深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懟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而猒公尋薨故言終身

九月齊崔明奔魯初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

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為崔明）成與強怒殺東郭偃棠無咎崔子怒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攻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強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藏之）遂奔魯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冬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

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説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封奔吳

二十九年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鄭伯有良霄也耆酒為窟室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是年鄭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即馬師頡任晉縣令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

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

冬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殺之楚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禄同皆百人之餼百人卒也其禄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强秩禄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禄以德底致也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詩大雅侮陵也秦楚匹也

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四年冬魯叔孫豹卒以餒死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杜洩叔孫氏家宰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六年二月鄭罕朔奔晉鄭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羇臣茍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奸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夏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為詐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

八年七月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

十年夏齊欒施奔魯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

內多怨信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強來奔

十二年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

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以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爭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父兄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

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故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十四年春南蒯奔齊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

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而作亂）遂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

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

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春楚太子建奔宋楚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十九年令太子建居城父）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

棠君尚謂其弟員尚奢長子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曹邑

秋衛齊豹殺公孟縶縶靈公兄公出如死鳥北宫氏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八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

冬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

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華亥偽有疾誘殺羣公子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為質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亡太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公子宋大夫皆公黨避難出奔其徒與華氏戰八子之徒衆也敗子城子城奔晉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吴登貴遂之子黨華向者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奔魯黑肱邾大夫

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初昭公二十五年孫于齊子家懿伯從子家羈也叔孫逆公喪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拒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名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

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冠讐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從公諸臣皆反出奔）

四年冬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初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令尹囊瓦也）子常濟漢

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五年九月吳王闔廬弟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棠谿氏

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將歃涉佗挼衛侯之手及捥挼擠也血至衛侯怒叛晉晉

人請改盟弗許十年晉人討衛之叛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已

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樂大心奔曹十年秋宋公子地奔陳初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

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仲佗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夏衛北宫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亦黨公叔戍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

故勑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其郛

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用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

四年九月晉趙鞅帥師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齊弦施會鮮虞人納荀寅於柏人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秋齊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于萊萊齊東鄙邑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六年夏六月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之黨故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

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糗乾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弟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犁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恥是二者故出

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繹地名

五月陳宗豎出奔楚

是月宋向魋出奔衛桓魋之寵害於公侍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伐以致公怒待國內大夫為質還

（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君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佗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吴（示不

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録其卒葬所在懸賢者失所

冬陳轅買出奔楚

十五年夏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十六年春衛瞞成褚師比出奔宋初衛莊立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乃奔

夏衛孔悝出奔宋是時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曹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于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孔氏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

車從（從公為）得祏于槖中孔悝奔宋

秋衛太叔遺奔晉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太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太叔遺奔晉

魏武侯時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上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不識也君始知我而使我

畢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譖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因此削矣起果去魏入荆有間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楚惠王十九年王子英奔秦

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智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九年晉大夫智伯寛率其邑人來降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出奔魏初烈侯卒弟武公立武

公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
朝作亂不克出奔衛
成侯二十五年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亡奔韓
孝成王時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屬衛郡拔之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魏
之大梁
齊威王時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
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

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

秦昭王七年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燕昭王時使樂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燕之兵以伐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常不快于樂毅及即位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秦孝公二十四年衛鞅亡歸魏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

册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總序

夫人之生也分五氣之秀肖兩儀之體形貌既辨名字以立發於天資之謂性通於物理之謂識守道而舉之謂德循善而動之謂行尚其所愛之謂好學而後能之謂藝繫於窮通之謂天命非繇性情之謂人事反於善

道之謂惡舉是九者亦可以周物之變矣若夫挺執志操綽有度量襟抱夷曠才用敏給公方亮直而克固其守高尚潔素而不累於物以至質樸而遲訥聰悟而機警剛勇而多力詞辯而強記疏蹤而率意矜嚴而自法者皆性之品也若夫智慮宏遠謀畫沈邃詳達典憲精別人物研幾微之際而覩其未萌達性命之理而知其定分有犯無隱得盡規之道見賢思齊敦慕善之志通禮制之升降察緒續之臧否知止而不殆聞義而厭服

者皆識之品也若夫敦仁孝之本宣忠義之烈豐友悌之愛昭賢懿之名敦信以待人克讓而後已誠明昭感陰隲敷被儉約是守長厚成裕撝挹以自牧矜慎而用全或恪居厥官世濟明德勵清白之節勤幹蠱之業循守常道韜晦其才或圖報舊恩固辭爵賞解紛競之患遠勢利之交不處嫌疑之間安於貧窶之際獨守介節放於隱居以至改過自新報怨以德輕財好施分災救患敦託孤之義儉節終之禮者皆德行之品也若夫酷

嗜所愛湛樂于酒崇聚編簡喜接過客奉清淨之化依圓寂之教醞籍於風度畜養於性情務為清談競餌丹石者皆好尚之品也若夫勵志儒素刻意文翰勤勞師問游息庠塾裁著於詞訓敷述於已志揚搉精允談說明辯博識於異物多能於庶事射御臻詣筆札極精博奕甚工算數通妙善兵家之技審音樂之旨習工巧之業明方術之用達醫診之理極圖繪之事究人倫之法明地域之占者皆藝術之品也若乃運之否泰數之修

短或榮進於世寵貴而隆盛或廢滯於時憂患而沉棄或攀附而崛起或周游而不遇或家列鍾鼎或貲無擔石以至流罹于厄難嬰仍於美疢招累而被譴非辜而罹釁感歎無所憂愧交懷或遁伏以苟生或困躓而貽辱者皆天命之異也若乃世襲厥官家著訓法結好姻婭出繼入後民立於祠祀家職於賜書宵寤有徵謡言多驗著休急之令詿名諱之文陳出餞之儀附置郵之信或多獲於時望或釣譽於天倫以至内舉其親自薦

其器宴賞為樂贈問有宜論交友生埀戒諸子游謁雅素慰薦所知請老而引年挂冠而退處膺奪情之命馳畫餅之譽隱忍於恥媿披列於寃訴圖復仇怨作為隱諱知將亡之期遺未亂之命者皆人事之異也若乃資質卑陋性識顓蒙輕躁而寡謀巽懦而無勇恢詣而縱辯衒鬻以自矜乏知人之明昧舉士之理封執偏見溺於私愛偷薄而無尚狷介而失中吝嗇自資隘急成性述作狂簡學識孤陋以至反忠孝之理乖義睦之訓賦

姦險之性極讒邪之體殘忍不道奢縱自安虧失禮章貪冒賄賂奉上無恭肅之節在官極阿附之邪蹈善不終作偽彌拙好忿嗜怒詆訐於衆多忌賢能交搆於禍患肆誇言以嗤誚摘觸望以譏刺文飾其短黨比所親厚誣善人巧窺榮宦豐葬送之禮任伉俠之氣以至極沈湎之過恣帷薄之亂妖惑以蠱衆厭勝而徼福咎徵既集陰報斯至或亡匿而延喘或敗類而伏辜者皆惡之品也夫以天地和粹之精凝而為賢明為正直其行

不同而皆底於善隂陽舛沴之氣聚而為愚闇為姦回資性不類而皆底於惡善惡之際事以萬殊加以天命之難諶人事之多故紛綸古昔非可槩舉今但采明著前志可以戒勸者類之于篇其有姦臣偽迹亦附于後

凡總錄部二百四十二

孝

夫孝三德之本百行之先也凡為人子者生盡乎養沒盡乎禮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欲報之恩昊天罔極

此孝之至也昔仲尼為曾子述孝經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至於庶人孝之道盡矣後之人有以見先聖之行成賢弟子之美千古而下以為義訓孝之大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謂也是知聖人述作之旨以孝為德本教之所由生風化之大也故南陔白華之篇辭亡義存垂乎勸戒令之所述者歷選前代名臣吉士奉親有聞者咸著于篇

潁考叔潁谷封人也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

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滎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公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

心叔段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貳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為臣不義于君為弟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太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遂置姜氏于城潁城潁

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黄泉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羮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傚此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寵驪姬有二子長曰奚齊次曰卓子驪姬欲立奚齊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輙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

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魯僖公四年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國語又載晉獻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荀息丕鄭里克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莅事猛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

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申生祭其母齊姜於曲沃薦胙于獻公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獻公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怨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于新城又云獻公將殺申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彰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吾伏以俟命申生將死使猛足言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

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穀梁又載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也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

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縊脰而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渭陽之詩焉

晏嬰齊大夫父桓子以魯襄公十七年冬卒晏嬰麤衰斬斬不緝也衰在胷前麤三升麻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草亦非喪服正

文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遜辭以荅家老也

子野魯襄公妾敬歸之子也二十一年六月公薨于楚宮立子野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也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哀戚本也祭祀

末也

皐魚哭聲甚悲孔子聞之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魚也披褐擁鐮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絶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

有三人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嘻悲恨之言伯魚聞遂除之

孟莊子魯大夫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仲孫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高子臯孔子弟子名柴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言人不能然

少連大連東夷之子也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顏丁魯人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參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

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又載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其父晳嗜羊棗而參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

孟子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亡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而識之

閔損字子騫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聞諸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

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跬聲之誤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乎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于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不敢以忿言來也其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其母死

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自吾毋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猶何也

漢石建萬石君奮之子建為郎中令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歸謁親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灑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厠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世謂小袖衫為厠牏牏音投灑先禮切復與使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以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切

公孫弘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位至丞相

霍去病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縣遣吏於侯之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郊迎近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

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服音蒲北切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與弟倫俱沒入官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輒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位至侍中駙馬都尉

杜延年父周為御史大夫延年後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皆易其處

韋玄成父賢其先魯人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而韋賢次子舜留魯守墳墓位丞相

翟方進為丞相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飾供養甚篤

原涉父為南陽太守卒時少行三年喪者涉讓還南陽

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涉位至天水太守
後漢梁統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
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
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
不受主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内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
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
鄧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位至太傅
樊儵宏子也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

禮毀病不自支光武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位至光
祿大夫
銚期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位至
衛尉
祭遵喪母負土起墳位至征虜將軍
祭肜早孤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
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位至太僕
魯恭父建初為武陵太守卒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

號踴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恭位至司徒

孔奮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位至武都太守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廉范祖丹為王莽大司馬庸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位至蜀郡太守

劉平本名曠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還之位至宗正

陸續會稽人為州别駕從事刺史尹興坐楚王英事徵詣廷尉續考掠備至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縁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饋羮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

鄧彪明帝時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

大夫行服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明帝問固知之除超為蘭臺令史

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絶

桓典喪母事叔母如事親位至光禄勲

趙孝為衛尉以孝行聞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讓行已類於孝

江革齊國臨淄人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愿謹也款款誠也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革以母老

不虖及母終至性殆滅伏冡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位至諫議大夫

彭修會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刼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位至吴令

馮豹衍子也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位至尚書

賓章以三輔遭荒冠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外黄縣屬陳留故城在今

朱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輙不飲食差乃復常

沛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位至大鴻臚

位至尚書

樂恢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位至騎都尉

汝郁性仁孝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及親歿遂

隱處山澤

黄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内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位至魏郡太守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

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周磐汝南安城人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

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頻除任城陽夏重合三縣令思

母棄官還鄉里及父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

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不就以有道特徵

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

術吾親已殁矣從物何為遂不應方回支父並堯時隱人

霍諝遷金城太守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位至光州牧

趙咨以燉煌太守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常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年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

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

韋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醫療數年乃起位至大鴻臚

鄧騭母新野君寢疾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閶封西華侯騭之弟也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鄉第並居冢旁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位至特進

桓麟為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徵拜侍中不起

申屠蟠陳留外黄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輙三日不食徵博士不至

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遆往就室徵大中大夫不拜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袁閎字夏甫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

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衰絰扶柩冐犯寒露體貌枯毁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陳紀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父母憂每哀至輙嘔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毁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剌史嘉其至行表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位至大鴻臚

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常有助種藍者震輙拔更種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位至太尉

孫期濟陰成武人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馬司徒黃琬辟不行

謝該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

崔寔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位至尚書

虞詡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位至尚書令

張武吳郡由拳人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刼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劒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絶命

李充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位至左中郎將

廖扶父為北海太守坐羌没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

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

爲名乎遂絶去世外專精經典

李膺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于鄉里

位至侍中

孔融年甫十三喪父哀悴過毁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

位至大中大夫

郭林宗有至孝遭母憂嘔血發病歴年乃瘳徵有道不

就

种劭為益梁二州刺史會父拂與李傕等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狥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于長平觀下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時年已八十心力克壯繼母在堂

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鮑昂有孝義節行初父得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毁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

皇甫堅壽者嵩之子也董卓與嵩有隙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走雒陽歸投於卓卓乃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

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阜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

蔡邕性篤孝母甞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竒之多往觀焉位至左中郎將

朱儁少孤母常販繒為業儁以孝養位至大司農

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

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後為冀州牧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哂後為袁紹別駕

徐庶字元直荊州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劉備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庶與諸葛亮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位至左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魏劉正舒仲武子也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毌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毌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

鮑出字文才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

弟在後採蓮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逐之須臾出從後至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後一顧斫賊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

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將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

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黄郎父為本縣卒及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

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

高柔父靖為蜀郡都尉時天下大亂柔從兄幹袁紹甥

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

澁兵寇縱横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

嘗三年乃還位至太尉

杜畿字伯侯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在荆州數歲繼母

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位至尚書僕射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位至大司農

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位至大司馬揚州牧

王脩字叔治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位至奉常

王烈遭父喪泣淚三年太原人後避地終遼東王相任嘏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絶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孝見稱

王基字伯與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

高貴鄉公時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進封安樂

侯上疏求分戸二伯賜叔父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撫育之徳有詔特聽

趙昱年十三母常病經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里稱其孝

吳顧悌父向歴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大帝為作布衣一襲皆麻絮

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嘗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駱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位至濡須督

劉繇字正禮年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刼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

劉基縣長子也年十四居縣喪盡禮漢末為振武將軍

揚州牧

孟宗為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

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時禁長吏以喪去官特

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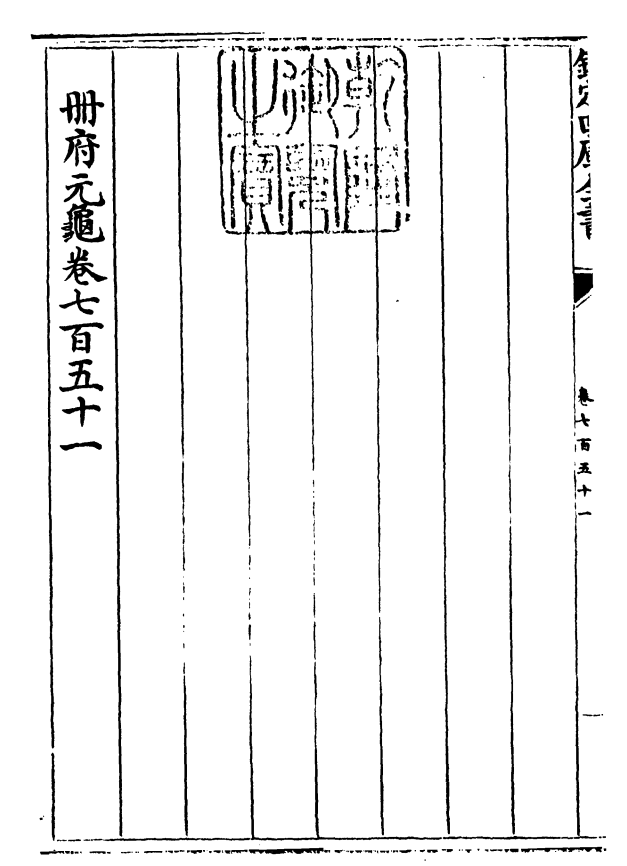
諸葛瑾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

位至大將軍左都護

陳表武庶子也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

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其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顔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别居耳表于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穆位至偏將軍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位至偏將軍中夏督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一